

華氏遺

書

第四册



章氏遺書卷第三

文史通義內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
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
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
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
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
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

閒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

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

人則萬

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

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
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
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
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
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
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未
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
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
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瞶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
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
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
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
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
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
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
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
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

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
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
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
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
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
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
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
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
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
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

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生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子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

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

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已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嘗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

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
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
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
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
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
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
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
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
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也

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為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為言排列諸人為首尾所以標

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

類李將軍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為義例

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

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

題為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

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

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苗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真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

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為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鷓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鷓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閒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女冠賜號太真玉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不始開元今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以陳及之

林逋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

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

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

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為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為號夫盜賊自為號者

將以惑眾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為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

媚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

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

之因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

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

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

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

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

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

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

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

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為專部書名本

偏而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

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

稱為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

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為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

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

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

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

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

取至於詠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披沙

李咸屠龍熊嗽聲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

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

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書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旣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厯官資格或取遊厯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筆黃茅白葦毫

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

歐蘇諸集已欠簡要

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為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為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

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閒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

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
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
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
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
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
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
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
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
未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
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
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

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
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
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
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
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
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
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
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
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
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
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

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

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

帝典臯陶謨禹貢洪範皆

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

土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皆以章首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

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

同也

象數之書不在其例

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

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

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

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

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

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

晏嬰蘧瑗

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

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謂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

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採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

難必著其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感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

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

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
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
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
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
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
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
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
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
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
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
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

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
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
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
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
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
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
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
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
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
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櫝在撰質性篇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

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

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

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
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
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
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
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
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
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
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
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
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

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
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
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
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
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
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啟人爭不如無
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
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
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

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
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
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阜隸
亦未聞其必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
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
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
蛟龍戰於淵而螾螿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狸
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
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
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

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慝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

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瀼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

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
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
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狗名而忘實并其
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
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
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
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
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
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旣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

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焉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見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厯算家有其書矣哀錄厯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

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鼗鼓之陳也今爲
梅朱作傳者似美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玷
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
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
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
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
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
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
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
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

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旣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

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

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旣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

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入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

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
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
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
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
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
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
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
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
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
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

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

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曠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

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

平淮西碑本未略李

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

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

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
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
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
閒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耻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
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
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
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
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
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
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
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

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
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
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又爲朱先生
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
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
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
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
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
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
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
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

或懷挾煽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醅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醅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狗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

人不知衣而揭盆纛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裏敗絮以偽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驚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

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尙也風尙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忤忌而名之所

關伎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眾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眾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耻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耻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

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眾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眾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

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齧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箠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
不從眾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蹠跌噬齧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幃幾等市井問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闕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旣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

漑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厯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所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耻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

而閒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

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

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閒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

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闢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

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

指題名碑

劉向奏書

指進呈錄

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

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禰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

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

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

張也聖人制作為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

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
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
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
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
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
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
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
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
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
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人之自爲相喪者之代

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旣處飄搖不爲睨睨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諛諛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

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
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
述其妻必將闢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
子弗爲蓋以此哉

章氏遺書卷三終

章氏遺書卷第四

文史通義內篇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所見

孔子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又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天下蓋有有其語而無其人者矣未有無其語而有其人者也然而世風已降人類不可窮而語有不及造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乃至造語者有時而窮可謂人力侔於造化矣且夫食芻豢者悅其肥甘之味被狐貉者樂其輕暖之適足乎已無待於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求芻豢者意不在肥甘惟欲人知

其食芻豢求狐貉者意不在輕暖惟欲人知其披狐貉人皆知其食芻豢其悅過於肥甘之味也人皆知其披狐貉其樂過於輕暖之適也乃知不必得芻豢也欲人知其求芻豢勝於得狐貉矣不必得狐貉也欲人知其求狐貉勝於得狐貉矣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居山饒材木濱海饒魚鹽人之喜其饒也喜其可通所有於人也喜其可以致人之所饒以補己之所乏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山以材木自豪而欲人之羨其材木不欲人之有其材木也濱海以魚鹽自豪而欲人之羨其魚鹽不欲人之有其魚鹽也居山知其乏魚鹽不欲以材木致魚鹽而力詆魚鹽不如材木也濱海

知其乏材木不欲以魚鹽致材木而力詆材木不如魚鹽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燕趙擅悲涼慷慨之歌吳越妙宛轉回波之舞燕藝遊吳門而聲增十倍吳伶至燕市而賈重連城非其鄉人情珍其所罕也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吳舞以和其節吳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壯其觀擅其偏物情喜其相濟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吳人至燕舍其吳勝而強學燕歌以求合於吳則強已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學吳舞以求合於吳則是強已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吳學燕歌而不工燕人喜其學已而不計其不工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善之舞焉燕學吳舞而不似吳人喜

其學已而不計其不似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最之歌
焉則是但學求同於己而非欲取濟於人也未聞其語
也吾見其人矣

一人善射百人決拾一人善琴百人操縵決拾者未必
能射而射師善人之決拾不喜人之羿也使決拾者由
己而羿焉則惟恐人之不僿羿焉操縵者未必知音而
琴工喜人之操縵不喜人之曠也使操縵者由己而曠
焉則惟恐人之不僿曠焉決拾者舍射而操縵羿不顧
也曠則來斯受之矣操縵者舍音而決拾曠不顧也羿
則來斯受之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羿欲人之舍
其操縵而從己於射因詆音爲不足學也旣舍操縵而

從之矣喜其慕羿因恐其竟羿也則曰惜其嘗操縵也
不可入羿之神也詢其何以爲神則遜曰不易言也曠
欲人之舍其決拾而從已於音因詆射爲不足學也旣
舍決捨而從之矣喜其慕曠因恐其竟曠也則曰惜其
嘗決拾也不可入曠之元也詢其何以爲元則遜曰是
難言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道者大路行者遊之垣牆門戶一室之司逮其甚也陰
鍵陽閉腑鱗腸介宇棘心睫火守金流竅九藏六百病
交發大道塊然龜坼瓦裂噫難以哉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

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
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
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
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
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
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
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
輦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
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
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

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萋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

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
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
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

著易文也不伎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夷齊未

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

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

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

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偽夫子之言

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偽之參而子思孟子之

不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為

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旣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

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

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

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

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
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
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
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
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
以爲已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
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
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
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旣裂而各以聰
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
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
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

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

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

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

裂而無當

出蘇明允史論

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

遷書以謂盜襲而無耻

出鄭漁仲通志

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

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

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

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

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

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

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

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

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
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
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
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
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
難易之閒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
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旣受無
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
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旣思欺君
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

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與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已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

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眩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旣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

王伯

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尙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

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

班固史學出劉歆

歆之漢記漢書所本

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

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人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

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
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
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
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
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
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
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
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
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
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

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己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

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

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已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

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鞵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咸沸酌於觴寶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鴟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蔥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

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
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
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秦秣汎驅敷政
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滕史宓尊
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
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闕公言自
有專官而竹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

制誥
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篋校
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
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
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

五經正義取兩漢六
朝專家之說而定於

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

橫淮申河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

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

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敕定寶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

表進勒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

豈計眾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

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

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

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

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

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
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
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
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
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
賓客文學掾史鷁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
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闕班固倜
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
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
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

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
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
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

途而爭幟

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尙斯
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
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
蛇或休沐之間宴耻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
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槩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
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
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

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橐藉大力以賅存供善
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
也哉

募集之功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
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
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
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
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菑禽肥馬驕弓逸遊
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
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
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

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為自敘之詩苟不背於

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本無

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鳳困荆墟疾迷陽於南國莊

改鳳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女蘿薜荔陌上

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

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為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全之詩

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見古人詩已意也以至河分岡

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

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

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為不然效出於

允仿同谷之七歌

宋後詩人頗多

擬河閒之四愁

傅元張載尚且為之大可

駭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為

有識所羞者矣

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

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

其所自因疑作偽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

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眾口一辭以為偽作以

事類李陵不忍明言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

者擬此書以見志耳

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翦伐託讀者

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

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

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為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

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為矩為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

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發歎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温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

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
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

異也已

假設
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
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
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徒爲聖賢兮立
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
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
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
厯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
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

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鉅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其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鸚鵡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眾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拌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翹激謫叱吸叫譟突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枘圈

白洼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
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覈者無所
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
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
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
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
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
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
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

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眾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才之長短不可揜而時之今古不可強司馬遷述尙書左國之文子子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於時也惟其並存而無所私故聽人決擇而已不與也

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

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

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

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天文集各私撰

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

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
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蹟者潤丹青於妙
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
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
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
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
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
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雀假鵬鷗之翼勢未舉而先

蹟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
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
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
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
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
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
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集之始於流別也後人彙聚前人之作欲以覽其全也
亦猶撰次諸子卽人以名其書之意也諸子之書載其
言并記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見

也文集萃其文

文章流別集

別著其事

文章志

以及他人之論

其文者

文章論

故摯虞之流別本與文章志論三書相輔

而行也則其人之全亦可見也今無摯氏之三書而編次卓然不朽之文集則關於其人之行事與人之言其言與論其人與文者故當次於其書以備其人之本末也是則一人之史之說也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

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

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

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

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

用馬而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

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

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

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

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

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

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檣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

古書斷章

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

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

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

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

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
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
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厯先後之
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
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
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
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
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
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
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

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為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

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

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為後世所不

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

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

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為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

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

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
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
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
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
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
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
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
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
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

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眾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

此說見呂氏春秋

天下

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尙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

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厲風可以拔百圍之木而不可以折徑寸之草錢罽可以刈蔓野之草而不可以伐拱把之木大言炎炎不計小辨小智察察不究大道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

劫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

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

又云為文宜略識字

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

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為燕語者必

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

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

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

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

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

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詭然

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

謂不達而已矣

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

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
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
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
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
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人生不飢則五穀可以不藝也天下無疾則藥石可以不
聚也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爲人士樹
名地也

漢廷治河必使治尙書者尙書豈爲治河設哉學術固
期於經世也文史之儒以爲尙書所載經緯天地今祇

用以治河則是道大而我小之也此則後世之士務求
賅徧而不切實用之通病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
言而無用者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
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
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他日問仁子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同
一樊遲同一問仁問知而所言先後各殊則言豈一端
而已哉必有所爲而不可以強執也幸而其言出於夫
子也出之他人必有先後矛盾之誚矣

春秋譏佞人

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

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

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

莫知其所謂者也

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宋儒譏之以爲必如周子所言德愛曰仁而後可數百年來莫不奉宋儒爲篤論矣今考周子初無德愛曰仁之說也通書誠幾德篇有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有說焉周子之意若曰誠者何謂無爲是也幾者何謂善惡是也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德有五者韓子原性之篇已明著矣與周子無殊旨也博愛曰仁卽周子之愛曰仁也合原性而觀之則韓子之說較周子爲尤備也以其出於韓子則刪去原性而

摘博愛之爲偏出於周子則割截句讀而以德愛爲至論同一言也不求至是而但因入而異聽不啻公甫之母與妻焉此論古之深患也

李漢序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尙是猶旣飽而進梁肉旣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餼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襁褐也其

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砮砮是以身有一

影而罔兩居二三也

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

然而魚目砮砮之

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砮砮有意
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砮砮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
自用而砮砮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
一定之價砮砮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砮砮安得不
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
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
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

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已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以謂此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

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
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
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
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
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
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
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
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
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

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

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
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
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
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
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
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
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
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
已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
人故相知者少也

凡封已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

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

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眾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

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駙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閒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况泛覽所及愛憎由已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

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眾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眾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

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
懼世有桀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
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
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
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
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
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
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
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
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

班固藝文志
五經雜議十

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為書則通之為義所由倣也劉向總

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

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

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

考傳無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

稱白虎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

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為書是後世

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

論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異同許慎五經異義

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諸名離經為書則有六

議譙周五經然否論

藝論鄭元 聖證王肅 匡謬唐顏師古 兼明宋邱光庭 諸目

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

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為夏書馬融

虞夏書伏生大傳 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

首篇亦題虞夏傳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

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 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

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 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

離合銓配惟理是視固未嘗別為標題分其部次也梁

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

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

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

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

據見長也後人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

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

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為編年司馬光資

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做乎孔蕭孔道文苑

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潏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

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

以典故為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

為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

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迴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擗節繁文自就隱

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

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驥釋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

氏五代通錄

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

熊氏九朝通略

宋熊克合

呂夷簡三朝國史

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為九朝書

標通而限以朝

代者也

易姓為代

李氏南北史

李延壽

薛歐五代史

薛居正歐

陽修俱有

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

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

帝之通史

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

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

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

古未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為經解一變

而入於子部儒家

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

再變而入於俗儒語

錄

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流浸失故曰俗儒

三變而入於庸師

講章

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

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

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

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

入於通史非是史部再變而流為策士之類括文獻通

有史鈔始於宋史雖做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三變而流為免

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

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

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

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

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

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

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

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

句卽自名家

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

卽口授章句也

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

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

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

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

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

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已意

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

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

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日免重複二日均類例三日便

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

一日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日無短長二日

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齊也

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

先後以次相比

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

然子

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

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

一門血

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卽楚之屈原將漢之

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

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

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

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

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

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

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

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

劉表
劉焉

范異於陳統合爲編

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
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
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
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
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
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
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平後代
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入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
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
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

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書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

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旣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

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

詳外篇毫
州志議

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

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旣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
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
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
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
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
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
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
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采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

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
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
足當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
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
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
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學其勢不能不因
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
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
氏所振在鴻綱而未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
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某君之治是書也援據不可謂不精考求不可謂不當

以此羽翼通志爲鄭氏功臣可也敘例之中反唇相譏
攻擊作者不遺餘力則未悉古人著述之義而不能不
牽於習俗猥瑣之見者也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
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
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
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
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謀記楚漢
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
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
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卽後世考據家

之所尙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

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閒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績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旣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

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節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

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
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
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
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
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
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
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
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
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
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
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

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獮狙見冠服不與齟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
卽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
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
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
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
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
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
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

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尙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旒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

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
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
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
相拘也大道旣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
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
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
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
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尙考索之功天下
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
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

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其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書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駟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鬻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

論而不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
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
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
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
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
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
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
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
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
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

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眾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旣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旣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

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旣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

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聚薪標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標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

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

秋也

年壽具於別錄

臣瓚注

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

之作新豐詳於劉記

西京雜記

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

漢武

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

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

徵於計吏

見論衡

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

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

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

各為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

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

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

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
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
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
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
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
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
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
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
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
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
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烏無日則

此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筌蹄嚆矢之工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

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

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塵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者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

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

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辛亥修麻城志有呈食貨志稿者內論行市經紀

卽市司評

物價者也乃曰貧人荒年需升斗活八口家與錢不如數賤

毛長一尺無顧盼情出百錢爲壽輒強顏作鸕鷀笑此

乃聊齋志異小說內譏貪鄙教官者其人竊以責行市

經紀則風馬牛矣此公以藏書之富著名也

章氏遺書卷四終